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内則第十二之一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内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别録屬子法以閨門之内軌儀可則故曰内則　朱子曰此古學校教民之書盇古經也

案中有曾子語疑曾子之徒所記

通論張氏怡曰此篇專主教家者言故名內則然非在人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冠以王命冢宰降德

案司徒掌邦教而內則命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凡王之膳悉屬焉文王為世子於食上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皆王為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為則者也故凡民之家禮亦使布焉王政重養老而孟子曰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故篇中言生子教子養老事似各殊而意只一貫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君也孔疏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言王辟天子妃后之嫌也經據諸侯而言王互明天子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孔疏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其大數言之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孔疏閔元年左傳文

孔氏穎達曰此論子

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降下也

餘論呂氏大臨曰内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葢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来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此據諸侯孔疏篇中有飲食有教令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故知據諸侯也

辨正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

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寔天子之冢宰耳葢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冢宰為司徒之無官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觽木燧偪屨著綦盥古玩反漱所救反徐素遘反下同櫛側乙反縰所綺反

笄古兮反總子孔反髦音毛緌耳佳反韠音必紳音申搢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云反或作帉帨始銳反觿許規反本或作鑴燧音遂捍户旦反遰時世反徐作滯偪本又作幅彼力反屨九具反綦其記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孔疏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　案盧說為優

總束髮也垂後為飾孔疏裂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于髻後以為飾

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項氏安世曰髮作偽髻垂兩眉上陳氏澔曰象幼時翦髮為鬌之形孔疏明事親恒有孺子之義

緌纓之飾

也孔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端玄端士服也孔疏特牲禮士祭服玄端庶人深衣孔疏深衣服之最下者庶人賤故服之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令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礲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陸氏德明曰燧火鏡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孔疏拾斂也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韝謂之拾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孔疏皇氏佩云晴則以金

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偪行縢綦屨繫也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或云著屨時屨自有繫以結于足也 案皇氏所云即絇在屨首孔氏所云綦在屨跟孔氏
穎達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
此論子事父母之法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縰笄以
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非固冠
之笄故文在冠上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
縰訖加笄笄訖加緫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

端著韠又加大帶也　皇氏侃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　劉氏彝曰子生三月翦其胎髪為鬌帶之於首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綵飾之加於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徹之詩云髧彼兩髦寔維我儀是也右佩玦者䕶巨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以遂矢也方氏慤曰左右皆事佩也故言用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

石竹木異其材　陳氏祥道曰偪漢謂之行縢凡有行皆有偪諸侯朝天子子事父母皆有之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令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彭氏汝礪曰大觿鮮大結當亦用象骨或用麋骨木燧榆棗桑柞槐之類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

縰衿纓綦屨衣紳如字又於既反葳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纊音曠縏又作鞶步干反褎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紟其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笄今簪也孔疏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纚故鄭於此注始云今簪也與士冠禮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 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案上節笄総熊氏云此安髻之笄士喪所謂用桑長四寸纋中者而孔氏亦言在冠上知非固冠之笄矣於此又言與冠弁笄同長尺二寸朱子辨之蓋男婦之笄皆有二種其短者皆以固髻其長者男子以固冠婦人以固被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長笄也鄭孔因本文男子言冠婦人不言被故并舉言之明婦人有二笄耳 衣紳衣而著

紳孔疏謂加玄端緇衣而後著紳帶陳氏澔曰士妻之服鞶小囊也鞶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孔疏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鞶囊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鞶袠明為四物而施案箴必貯以管而後納之鞶二而一也若線則所以紉者纊乃絲綿總之為四物衿猶結也孔氏頴達曰此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異於男子

存疑鄭氏康成曰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之纓既嫁夫脫

之無所復用此事舅姑之纓非許嫁之纓也案本文衿纓在設左右佩之下則以為容臭之纓是矣而謂許嫁之纓無所復用則亦不然說文嬰兒乳常近母之纓故曰嬰兒葢纓者以五采聯貝上繫於項下當心胸明有繫屬故許嫁即繫之嫁則夫親脫之此事舅姑之纓則兒乳所近之纓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燠本又作奥同於六反苛音何癢以想反搔素刀反少詩名反奉芳勇反長竹杖反後皆同溫本又作蘊同於運反饘之然反酏羊支反芼毛報反蕢字又作蕡扶云反秫音述飴羊之反堇音謹荁音丸枌扶云反免音問薨苦老反滫思酒反瀡音髓滑胡八反以膏古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怡說也苛疥也孔疏以其苛與癢共文故知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孔疏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

承藉父母若漆藉承玉然

酏粥也孔疏酏既為粥粥是薄者則饘為厚者故左傳注云饘粥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郭景純謂糜也

芼菜也孔疏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為菜用菜雜肉為羹也

蕡熬枲實孔疏此中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恙皆須熟或煮或熬

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孔疏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對士虞禮葵與荁相對所對不同故注有異

榆白曰枌孔疏釋木云榆白枌郭景純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免新生者薨乾也孔疏庖人供𥂖薨之物𥂖薨相對此經以免對薨故知免為新生方氏慤曰堇荁枌榆常用而不常有故有免有薨

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後退者

敬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以甘之者謂以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以滑之者謂用堇荁枌榆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以膏之者凝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和飲食也　陳氏澔曰蕡大麻子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

又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通論方氏慤曰於尊者則惟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葢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免薨於周禮據內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等為免薨義或為然

案所陳皆養口體之事而養志自在其中饘酏而下皆問所欲而敬進之之節目曰唯所欲曰必嘗之則

其於父母舅姑之志可知矣方氏分下氣而下為養志饘酏而下為養口體非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古亂反朝直遥反下而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朱子曰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未冠笄

者事親之禮臭謂芬芳方氏曰若蘭茝之物　庾氏蔚之曰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也　方氏慤曰男角女羈此止曰角舉男以該之也不佩用而止佩臭示未能即事也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特佐長者而已　陳氏澔曰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通論張氏怡曰未冠笄未任養老之責然問視已習孝養之道迨其任事不患不中矣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衣如字又於既反簟徒點反灑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埽素報反孺如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孺子小子又後未成人者　孔氏頴達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及僕隸之等　方氏慤曰必斂枕簟則晝夜異用也灑用水掃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自內以及外也布席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

若女服事於内男服事於外蚤寢未與日入之夕晏起未與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以上或作已上上時掌反後放此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　孔氏頴達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程子曰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

方氏慤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居必異宮所以致敬也然貴者禮詳賤者禮畧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晨省之禮日入而夕昏定之禮　又曰周禮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　陳氏澔曰慈以旨甘者謂敬愛其親以旨甘之味致其愛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日出從事食祿不荒晨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芳勇反鄉許亮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縣音元篋口協反襡音獨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衽謂更臥處襡韜也須臥乃敷之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等禮早旦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簟既襯身恐其穢汚故以襡

鞱之席則否　劉氏彝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所至將坐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將憩而臥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請必長者長幼之禮然坐而起寢而興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陳氏澔曰牀說文曰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　陸氏佃曰恭坐則席

案坐陽故請向臥陰故請趾此偶憩之時若居主奥

則向東君子之寢恒東首則趾西不必請矣長者請而少者即如其命以設之若少者力不勝牀則亦御者設之坐定然後授几臥起然後斂席言長少御者人之序言奉執舉斂事之序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傳文

專反敦音對又丁雷反牟木侯反巵音支匜羊支反一音以氏反餕音俊

正義鄭氏康成曰傳移也牟讀曰堥孔疏隱義曰堥土釜今以木為

器象土釜形　卮匜酒漿罌孔疏卮酒器匜盛水漿器左傳僖二十三年懐嬴奉匜沃盥

敦牟黍稷器孔疏周禮有玉敦今杯盂餕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餕乃食之案古者五十異粻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弗敢偪近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常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皆與夫餕也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孔疏原再也佐餕者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衆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陳氏澔曰佐

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　方氏慤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輔氏廣曰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

案婦無專制既嫁從夫故食必同牢夫死從子故冢子御食即一食不敢專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唯于癸反齊側皆反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欠卻劍反伸音申跛彼義反睇大計反唾吐臥反涕吐細反洟他計反與涕同袒音但裼思歷反撅居衛反見賢遍反垢古口反漱素侯反澣户管反綻字或作袒直莧反紉女陳反箴之林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燂詳廉反潘芳煩反靧音悔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案今易作夷于左股䙝謂重衣撅揭衣也不見裏為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手曰漱足曰澣孔疏此對文若散文則諸母不漱裳詩薄澣我衣皆通也和漬也綻猶觧也潘米瀾也帥循也時是也共猶皆也禮皆如此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冠帯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

吳氏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唯而不敢諾問之則對敬而不敢慢或進而趨尊者之前或退而去長者之側其周廻旋轉容顏皆謹慎而不肆齊一而不二堂階或升或降室户或出或入舉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噦噫等類不恭之事　陳氏澔曰噦嘔逆之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洟自鼻出者　方氏慤曰噦噫嚔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

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故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違已之便故也

辨正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是不敬言若非敬事雖勞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不敢褰裳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

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篚非尾反湢彼力反本又作偪嘯注作叱尺失反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孔疏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特相授受　案祭得相授受者如執醴執鐙授夫人薦豆執校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喪得相授受者如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入浴母喪則內御者受之而浴是也奠停地

也陳氏澔曰非喪祭二者女必執篚使授者置篚中而受之無篚則授者跪而奠諸地受者亦跪就地取之以

湢浴室也揓猶障也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

劉氏彝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入內嘯歌則涉乎邪指則涉乎覘也　輔氏廣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無獨則止自防者至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

辨正陳氏澔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嘯為叱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為是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於鴆反食音嗣耆市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勿逆勿怠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也嘗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已弗欲謂難其妨已之業也孔疏業欲成于已不欲他人代已致妨已業姑且也而后復之遠懟怨於勞事也案鄭意謂此勞事而使人代已恐人怨親愛已而移苦于彼故復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子婦事父母舅姑愛飲食衣服之事　應氏鏞曰此非故為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于親也

案姑使之勿敢逆也后復之勿敢怠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縱本又作從並用反數色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孔疏不可移此于他不愛之子婦也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不可怒謂教之不從雖怒責之而猶不從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然猶為之隱

也

通論輔氏廣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敷教在寛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應氏鏞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説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撻吐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撻擊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

成孰然也　吳氏澄曰謂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欲其婉順不廹以巽父母之悦而從已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説而再諫若其不説則將不諫乎益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孰物必期變化若父母怒已之言其心不説而施箠撻於已雖甚而至於流血亦

不敢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曰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孝也不衷亦不孝也夫明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後可以諫明乎怨不怨之理而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悦

正義鄭氏康成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應氏鏞曰婢子賤微而可遣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至妻

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宜其不衰也　陳氏澔曰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存異黃氏震曰婢子古說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

案婢子婢所生鄭說是也若左傳州吁嬖人之子庶子則妾所生凡左右媵之子皆是婢子賤庶子貴先

賤于貴者為加愛敬于是尤難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以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貽遺也果決也　方氏慤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易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通論輔氏廣曰檀弓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於此可見也曾子曰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

乎又曰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

終矣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

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友依注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也必請於

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請於冢

婦以其代姑之事毋怠者雖有勤勞不敢觧倦也善兄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毋敢敵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孔疏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為掉磬命為使令皆下冡婦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冡婦介婦相與之節　輔氏廣曰舅沒則姑老有婦可以傳家事矣然祭祀賔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冡婦必如是而後冡婦之志行而家事宜　方

氏慤曰冢子之妻謂之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介婦不敢與冢婦均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陳氏澔曰介婦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葢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必異列　徐氏師曾曰介婦不請於姑而但請於冢婦明有統且懼瀆尊也

通論張氏怡曰年老傳家事於冢婦姑之道也每事必請於姑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冢婦之道也毋敢敵耦於冢婦介婦之道也婦性多妬閨門之内婦孝姑慈冢介相得則家無不理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舅姑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若舅没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　王氏曰友當作敢

存異鄭氏康成曰不友無禮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

孔疏不友之者以其無禮故也

辨正朱子曰註説恐未然　項氏安世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輔氏廣曰

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

案禮夫死從子祭祀賔客子主之則子之婦為内主矣孔疏顯與經違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

而后與之（畜許六反莅昌玫反又作茝醜止反復扶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命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事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無私家事統於尊也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孔疏以下文云若有私親兄弟故知此或賜為私親兄弟賜也）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孔氏頴達曰若舅姑不乏而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方氏慤曰私室即婦室

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没冢婦惟祭祀賔客之事則請於姑獻諸舅姑不敢私受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不敢私與也　吴氏澄曰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與人也佩謂雜佩帨謂帨巾茝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不敢視為已物也惟飲食不可畱其餘可留之物

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之而欲有所用之時則
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案私假謂假物於人與下與字對猶言取與也故賜
陳氏謂即前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與孔疏義同
但凡平日舅姑所賜而婦以藏之私室者皆得以請
不請而與不可耳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
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適丁歷反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祇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案賜謂當君賜以善者與宗子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

孔疏富具二牲獻善者于宗子使祭其不善者

用以自祭　案不言貴省文也　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孔疏大宗祭竟而後敢私祭　案若身為繼禰之宗則待繼祖之宗祭竟而後自祭禰身為繼祖之宗則待繼高曾之宗祭竟而後自祭祖禰上至大宗亦然　孔氏頴達曰此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也言小宗子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方氏慤曰父兄宗族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賤

貧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巳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通論輔氏廣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　孔氏穎達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張子曰祭祖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案對大宗言則四小宗亦為私祭　呂氏大臨曰庶子不祭祖與禰

明其宗也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必祭於其宮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餘論朱子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有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

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陳氏祥道曰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内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膳腳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鷃

稰思呂反穛側角反膷音香臐許云反膮許堯反炙章夜反胾側吏反膾古外反芥姬邁反鶉順倫反鷃音晏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孔疏下言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熟穫曰稰生穫曰穛孔疏穛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稰既對穛故為熟穫曰穛若今早稻食之而已稰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稰晚粱穛早熟穀也　陸氏佃及其生熟之宜　方氏慤曰飯者食之本制造當案二說頗異今江南早稻名私六十日即可穫但收少性剛食之令人有力宜於少者晚稻名稉柔美宜於老人一名糯更柔味美然使人少力膳目諸膳也孔疏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此上大夫禮庶

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孔疏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膷一牛臛也臐二羊臛也膮三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四物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兎十八鶉十九鴽二十此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又以鷃為鴽孔疏釋鳥云鴽鴾母郭氏云謂鵪皇氏賀氏云鴽蝙蝠其義未聞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薑桂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

用幷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案王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苽麥為六種但記文不載耳案本文謂諸侯所食飯有此六者黍粱黃白或用其一則仍四簋耳或疑其自庋非也

方氏慤曰飯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膷薌也土畜羊曰臐熏也火畜豕曰膮水畜皆以其氣臭名之

通論陸氏佃曰飲與酒以養陽氣名之食與飯以養陰氣名之

存疑熊氏安生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陸氏佃曰醢目諸醢也脯羮雞羮從麥食不貴非食也牛炙醢醢所以食炙牛胾醢醢所以食胾牛膾不言醢蒙上醢也羊炙羊胾同醢下於牛也豕炙豕胾中醢變於羊也魚膾上芥醬變於豕也

案熊陸二説並可通然不若鄭據公食大夫禮為可

信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重直龍反糟子曹反酏自私反醷於紀反徐於力反濫力暫反糗起九反餌音二下同酏依注為餰又作飦之然反又之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孔疏清糟相配重設也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夫人致飲於賓客清醴醫酏糟三物皆備清糟不體王得備之也后致飲賓客醫醴糟不清與王同體屈也　陸氏佃曰有清有糟諸侯禮天子清大夫以下糟　以酏

為醴釀粥為醴也案酏粥之薄者不釀曰酏下黍酏是也釀之則為醴一而二矣黍酏粥也漿酢截水清醴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陸氏德明曰乾桃乾梅皆曰諸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為濫孔疏周禮漿人掌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此經水漿二者同醴即重醴但用清耳涼此濫醫此以酏為醴酏此黍酏也除六飲外此經別有醷鄭司農合醷與醫為一物謂即以酏為醴者非康成義也康成知醷為梅漿者下有食之以醢若醢醷獸用梅醷是醢類故知梅漿也酒正辨四飲之物清醫漿酏無水涼鄭謂無厚薄之齊不必辨也又鄭云涼寒粥又名濫者以諸雜糗飯和水也案明齋王氏謂涼字從冰旁即冰水也濫者飲之別名益濫雜也雜以五味皆可飲若今飴湯薑湯鹽湯故列之末非

必雜以糗飯也以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孔疏清謂清酒也事酒昔酒皆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矣不言五齊以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　案周禮注事酒酌有事者今醳酒昔酒舊醳者清酒冬釀夏成羞目諸羞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孔疏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皆粉稻黍米為之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粘著故以粉糗擣之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糗擣熬穀以為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孔疏據周禮粉下有餈今無知脫更以酏益之酏當為餰孔疏黍酏非膳羞所用酏食與糝食連文知必糝類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餰是也　陸氏佃曰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餈可知粉酏

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糝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存疑陳氏澔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為餈記者誤耳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食音嗣下苽食麥食食齊皆同徐如字蝸力戈反苽

音孤字又作菰同雉羹絕句脯羹雞羹絕句折之列反稌音杜和胡臥反糝三敢反蓼音了濡音而下同包伯交反醢音海一本作醢呼兮反卵醬之卵依注音鯤古門反腵丁亂反蚳直其反卵鹽之卵力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菰彫胡也稌稻也脯謂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孔疏亨煮以其汁調和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擱陸氏德明曰本又作捫孔疏鳥卵非為醬之物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類故讀為鯤也腵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或為胖切肉也孔疏

以正膚在俎故知切肉

卵鹽大鹽也孔疏以其鹽形似鳥卵

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吴氏澄曰食物三羮物五濡物四醢物四醬物二腵脩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鹽七物各一共二十六物脯羮再出醢醬三出醢醬即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為類

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孔疏周禮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公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徐氏師曾曰諸侯食無菰麥或天子與大小先後此則不依牲之次第是上下雜亂也

其饌則亂孔疏上陳庶羞依牲

孔氏穎達曰以蝸為醢以菰米為飯以雉為羮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析脯為羮又以雞為羮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大

兎為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羹不須加蓼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為醬濡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煮也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食析脯為羹以兎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

之乾橑陳氏澔曰食之則和以卵鹽　方氏慤曰蝸蝸牛即蝛蝓也其殼咼而首有角其肉可以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菭即周官六穀之菭也和糁不蓼謂既和之以糁則不加蓼也蓼味辛或用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故也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葢和之以滑者　陸氏佃曰腶鍛煉之使精脩脩節之使雅

通論劉氏彛曰士庶不備物其有者如此法制之以敬祭祀則鬼神享以奉燕飲則賓客樂以餕尊親則

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子婦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齊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疏經方春不用酸夏不用苦謂壯者減其味以殺盛氣此恐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案食醫注云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

牛宜稌已下言其氣味相成孔疏上以犬羹配折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稌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一節皆周禮食醫文乃王食也方氏慤曰氣之溫涼寒熱異宜味之酸苦辛鹹異等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醓醢齏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可否相濟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脉甘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内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調以滑甘

而利其竅緩其肉焉　黄氏裳曰天有四氣人有五臟一氣不偹物受其病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害不淺矣四味一多慮其不通滑以調之慮其不和甘以調之四時之氣各欲其强而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也調甘滑以養脾而後脾能運四味以行焉四齊所視不失其時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為膳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

㳒地產也以為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膳食之養不可廢膳食之宜不可失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焉

通論劉氏彝曰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大司徒得以施諸教人子皆視此以養親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薌音香腒其居反鱐本又作䑋所求反臊素刀反麛音迷腥音星羶升然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腒乾雉也孔疏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

鱐乾魚案庖人疏云腒鱐同是夏用之腒既是乾雉明鱐是乾魚鮮生魚也孔疏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月令季冬獻魚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鴈也

孔疏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此八物四時肥美也孔疏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孔疏牛土春木王則廢犬金夏火王則廢雞木秋金王則廢羊火冬水王則廢又曰此一經周禮庖人文方氏慤曰牛之土助眷

脾犬之金助養肺雞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也　案鄭謂膳以節物氣之大盛方謂膳以助臓氣之時義二義相足

賈氏公彦曰煎和之謂膳

案周禮庖人言行此言宜行者用也宜者當也惟宜故行其説互相偹耳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麕九倫反本又作麇又作麏下同軒依注作憲蜩音條栭音而本又作檽蔆音陵椇音矩榛側巾反柹音俟楂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為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牛脩至薑桂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疏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孔疏庶羞既多不能依次條録但録諸侯燕食而已亦不能依次也孔氏穎達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為脯又可腥食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

宜大切為軒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曰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賀氏云芝木椹栭軟棗以芝栭為二物非也　彭氏汝礪曰廧麞也

通論劉氏彝曰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鹹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敬孝也

存疑鄭氏樵曰爾雅注栭茅栗郭云江東呼栭栗

陳氏澔曰江淮呼小栗為栭栗棋形似珊瑚味甘美

一名白石李　吳氏澄曰所記蓋三十二物牛脩至

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

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案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月令仲夏鹿角解

仲冬麋角解二獸迥別而趙氏岐云麋鹿之大者則

混而一之芝生於地為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生

於木為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柨若賀所云軟棗鄭樵所云梬栗則皆果屬非芝類矣山查小如指棃大如拳亦有顇小而味酸澁似查者謂之查棃總之品物或古今異名南北異産不可勝窮況鄭言天子庶羞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則三十一物固已而吳氏三十二物說亦得備一義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羮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卑差也　孔氏頴達曰鄭志曰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若有餘饌則兼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　黄氏裳曰膾脯是食之珍味而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羮胾為食之本而士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此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

人燕食不同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羮食自諸侯已下至於庶人無等

案上經所陳既非諸侯所食又非公食大夫禮特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不應此燕食忽指正燕禮食禮也此節文義趨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優老也起下文養老之意耳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

牲用菽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𩿧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菙戶界反一本作䨀菽魚氣反魴音房鱮音敘烝皇絕句賀讀烝雛為句雛仕俱反

皇讀雉薌為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芥芥醬也孔疏上謂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菽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也

爾雅謂之樧孔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枝連實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

陸氏德明曰似茱萸而實赤小　方氏慤曰用之能殺虫　案本草菽一作艾此食茱萸非吳茱萸也故曰茱萸類　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

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鴽在羮下烝之不羮也燒烟於火中也薌蘇荏之屬也此皆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羮雞羮者用鶉用雞為羮鴽唯烝煮之而已不以為羮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羮雞羮及烝之者皆釀之以蓼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雉或燒或烝或可為羮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

也案或曰釀者用諸酒薌者羹用蘇言鶉雞可羹駕可釀三者皆用蓼魴鱮可烝雛可燒雉用薌三者皆無蓼也此別為一義　方氏慤曰蔥以氣達為息於春物生以為宜芥以味辛為介於秋物成為宜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氣能散秋所宜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和用醯謂三牲也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醯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收其味而已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下竝同尻苦刀反腦如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醜謂鼈竅也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攢之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陸氏佃曰狼腸直故去腸狗腎熱故去腎狸脊上一道如界兎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故去腦　方氏慤曰狐首丘故狐去首爾雅魚腸謂之乙餧自腸始故魚

去乙

存疑鄭氏康成曰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

陳氏澔曰或云醜頸下骨能毒人

案魚去乙方訓典而確此皆常有之物何必東海鰫魚不言去腸避文複也醜訓鄭得之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治擇之名也　皇氏侃曰脫之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注李巡云去其骨郭璞云剝其皮作之者取魚摇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云今本作斮謂削鱗也　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多蟲數数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柤梨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

通論方氏慤曰爾雅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

之櫨梨曰鑽之與此大同小異

存疑孔氏頴達曰或曰桃有苦如膽者去之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

庮音由泠音零結毛如氊也毳昌銳反躁早報反皫劉普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又所嫁反睫音接腥依注作星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芳避反漏依注作螻音樓鵠胡篤反鴇音保奥於六反胃音謂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孔疏泠謂毛本稀毳謂毛頭結赤股股裏無毛也䴠色毛變色也孔疏色不潤澤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案鬱周官作狸望視遠視也方氏慤曰豕俯首以食病則首昂莊子所謂豕之亢鼻也案周禮作盲視鄭注以望為正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內生小息肉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鵞也翠尾肉也鶉鴳胖謂脇側薄肉也舒鳧鶩也孔疏爾雅釋鳥文李巡云

野曰鴈家曰鵝野曰鳧家曰鶩　方氏慤曰為人所畜飛不疾而舒故謂之舒鳧奧脾肶也鵠或為鶴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臊腥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躁謂舉動急躁交睫謂目睫毛交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内饔職文同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奧謂脾肶藏之深奧處　吳氏澄曰夜鳴至般臂言其形之病庮羶臊鬱腥漏言其臭之惡有此病形必有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　陳

氏澔曰此雛下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麕九倫反辟必益反徐芳益反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醯呼兮反本或作醓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膾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孔疏凡大切若全物為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此菹細切者為齏

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孔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故麋鹿魚野豕為菹為軒是菹也麕為辟雞兎為宛脾是齏也釀菜孔疏菜謂葱薤而柔之以醯殺

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孔疏皆少儀文聶則腜也聲相近耳軒或為胖宛或作鬱　孔氏穎達曰此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時無其制舊有此言也少儀不言魚此言魚者記異聞是魚之大者也切蔥若薤或用蔥或用薤肉與蔥薤置諸醢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

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食音嗣坫丁念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羹食食之主也孔疏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雜物醬是衆食所須故曲禮云醯醬處內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注以其為饌本也又牲與黍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合言之以俱食主也庶羞乃異耳孔疏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庶羞乃異也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孔疏六十者比五十有常肉比七十閣則有無肉時　案疏合下宿肉句解以版為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

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孔疏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右夾室各五閣諸侯稍卑庖廚宜近故殺於天子大夫卑無嫌故亦於夾室　案疏意謂庖廚遠則取之難故多置閣以備所需諸侯庖廚近則取之易故備者少　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　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孔氏穎達曰食謂飯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依常禮食之外或别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為羮也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别有稼穡收穫皆得為飯故云羮食無等　方氏慤曰食為主羮為配人所

日用者也惟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王則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有等矣 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以肉食言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閣木為之而高坫土為之而卑此其別也

存疑陸氏佃曰堂上為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

則蒙上房中可知　吳氏澄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案鄭謂達夾室崔氏言序外有夾室其制甚明陸乃謂達夾室前堂夫堂前無牆故顯室有牆故隱豈有堂室混為一者吳謂士坫在北堂之角案東房有北階無北牆故北以半曰北堂恐亦非置坫之所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粻知良反絞古交反紟其鴆反本又作衿冒亡報反煖乃管反朝直遥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如字與音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王制有此　孔氏穎達曰記者重録之後人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通論陸氏佃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内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

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内則終之以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

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一節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癈疾者亦非人

不養也

案朱子謂此篇古經而王制漢作是王制采此篇入

之也注已前見故此不具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音洛下同　養羊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飲食忠養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恐人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言父母雖没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

父母所愛敬之人乎　方氏慤曰忠不欺其親也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　陳氏澔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

而不切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乞善言德行善言皆記之為惇史皆者皆三代也　吕氏祖謙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

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氣味稍薄矣　張氏怡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惇厚之德故亦有惇史

案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為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有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酬荅不强其必言故史亦為惇史所重原不在言也或曰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

安逸亦通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反熬五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為酏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酏之等淳熬八珍內一珍之名陸稻陸地之稻以陸稻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

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依注音模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母讀曰模孔疏母是禁止之辭非膳羞之體故讀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穎達曰淳母法象淳熬而為之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讀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音粘編必縣反又步典反雈音丸苴子餘反擘必麥反去起呂反皾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溲所九反鑊戶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孔疏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為牂聲相近又字體相似刲刳博異語也孔疏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為舟意同而語異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孔疏謹非泥塗之物聲相近故為墐也墐塗塗有穰草也孔疏用之炮豚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皾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

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鄭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孔疏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或亦毛炮案疏豚全有証牂解究無証蓋炮之時豚全牂亦全及為脯則牂解豚亦解也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

孔氏穎達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擘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滅沒也小鼎盛膏

煎熬豚牂膏必没此豚牂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入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没此小鼎若湯没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絶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絶也

存異陸氏佃曰將讀如字若將封之猶如麝執之先儒謂獻麛有成禮如之也為稻粉以下一節釋為稻粉之法

案下言付豚不言付牂似將字不必讀牂但若將二

字究無著不如依注讀牂也為稻粉皆緣豚牂而設故經云以付豚陸謂另作一節非矣蓋經下言豚不言牂者省文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胨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胨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二本或作皽下句

皽作餌

正義鄭氏康成曰胨脊側肉也孔疏脊側肉美今擣以為珍宜取美處捶擣之也餌筋腱也孔疏皽為皮膜則餌為筋腱腱即筋之類柔之為汁

和也汁和亦醓醢與孔疏上炮豚炮牂調以醓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醓醢 陳氏澔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孰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醓醢 陸氏佃曰異言牛大牲也

案羊麋鹿麕小牛大不能相稱言或以羊與牛或以鹿與牛二物相稱合擣之必用牛者牛土畜補益最多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

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與餌
讀如合以為餌煎之之餌言去其餌則當以物為餌
孰之可知
案周禮膳夫珍用八物不詳其名鄭注以此淳熬淳
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實之呂原明謂炮不宜
分籩之以糝固本經所有陸氏所云八物亦非本經
所無與注疏並存可也但以經言擣珍而謂上淳熬
等物非珍後又謂淳亦珍則自相矛盾須知牛羊麋

鹿等八者其物也其所以為珍則在乎淳熬淳毋炮

擣八者之精耳至於餌字援下合以為餌則去字如

何解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

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子潛反直蔭反又將鳩反期音朞

正義鄭氏康成曰湛亦漬也　陸氏佃曰期朝謂周

一朝　陳氏澔曰絶其理横斷其文理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

而醢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灑所買反

醢音艷又如字乾而食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為醢　孔氏穎達曰作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澤而煎之以醢也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制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總論鄭氏康成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禮糝食也孔疏周禮醢人羞豆之食酏食糝食故云然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通論陸氏佃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又作焦子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膋腸間脂舉或為巨　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　陸氏佃曰上言養老繼之以此文王世子所謂養老之珍具也

通論呂氏希哲曰上八者所謂珍用八物也據正文

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

注疏非是

存異陸氏佃曰珍用八物其為品六一擣二漬三熬四糝五肝膋六酏言為熬在上為酏在下熬隆於用火也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為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為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是也然則淳熬淳母所謂糗餌粉餈是與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

凡物以淳爲珍

案周官珍用八物原未詳名鄭注既以淳熬至肝膋當之而此經忽雜糝一節於肝膋之上吕陸諸人遂有異同致成聚訟案朱子明言此數節疑有脫誤則安知糝非原在肝膋之下與酏爲類而誤録在肝膋之上乎況本文原無八珍字面亦何容曉曉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鄭意八珍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八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

在糝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讀為餰之餰之然反又之善反

正義鄭氏衆曰為酏以酒酏與稻米為餅　鄭氏康成曰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餥矣孔疏似漢時膏餥以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　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孔疏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案酏是粥不可為豆實後鄭既破酏為餰仍以為酏

食酏字從酒則先鄭所謂餅即後鄭所謂餍也

總論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

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

閒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

坫一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

貴賤品節之差邪又凡養老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

王制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

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

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脱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兎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案此篇依朱子說分析屬之極順若曾子曰一節則

謂豢上養老之文者得之葢此篇雖多古經亦必曽子之徒所録故因記師說以明之其首云后王降德亦記者語見此所録皆古王者之教耳不必定是朝廷所下教命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

正義鄭氏康成曰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内人之禁令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當夕論夫婦男女及

内外之别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劉氏彛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各正其德業易曰閑有家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　方氏慤曰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椸同杝以支反枷音嫁縣音元楎音煇笥息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孔疏爾雅樴謂之杙在牆謂之楎郭璞云植曰楎橫曰椸同類之物也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咸皆也　陸氏佃曰枕有篋簟席有韣皆器而藏之　黃氏震曰夫不在謂夫出也此斂藏之事凡少事長賤事貴皆如之　吳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

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閒徐去聲皇如字與音預齊爭皆反下皆同澣音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字衍拂髦或為繆髮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孔疏此謂卿大夫以下故注云女君

孔氏穎達曰夫婦唯至七

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别若未七十婦雖六十以下則猶間居妾五十不御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妾恒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方氏慤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朱氏申曰年未五十尚能孕育五日一御所以廣傳嗣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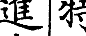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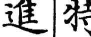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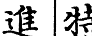
存異鄭氏康成曰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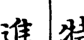
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疏周禮九嬪鄭注云御女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夫人姪娣卑於兩媵故先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避女君之御日即自當御猶不敢當一夕見星往還　陸氏佃曰鬠用組乃笄又曰鬠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　吴氏澄曰夫婦七十同藏則

不敢蔵於夫之箴罰蓋年未七十者
案周禮無夫人惟言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不言數惟昏義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王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配鄭氏據此謂周特設百二十女官與夏之男官相配又據其數以分進御之日考白虎通義謂天子諸侯皆娶於三國九

















女法地之九州又言天子娶於四國十二女法天之十二月則天子之所御者九嬪止矣周官有六卿無三公蓋三公三孤不必備大約六卿兼之則三夫人亦不必備必德尊望重外則命公侯之夫人為之内或九嬪兼之世婦内亦或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孤外則命卿大夫之妻兼之故周禮春官有世婦曰每宫卿二人大夫四人所謂世婦命於奠繭者内世婦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外世婦則内世婦之無定數

更可知矣若女御則后嬪進御之日以給使令故曰掌敘御於王之燕寢初非王所當御也若君私幸之則如衛州吁曰嬖人之子不得與所娶三國姪娣所生之子同非如鄭氏之說也　又案女子年十五即未許嫁亦笄矣豈有既嫁當御而猶總角者陸謂服以御謬吳氏割首二句屬上章亦謬蓋此藏字乃寢息之意與上藏字迴别觀敬姜於禮老而愈嚴豈有七十即廢男女內外之辨而衣服可藏於夫之篋笥

者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賢遍反下同姆音茂一音母復扶又反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疏夫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旁作有感動也夫齊不入若始時使人

問也孔疏今雖動作以齊故亦使人問之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男射始有事也　孔氏穎達曰以下論國君至庶人生子之禮此一節未生至始生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　輔氏廣曰側室是妾之常居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

禮　陳氏澔曰姆女師也

通論方氏慤曰古之人重男女之别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𢎞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存異孔氏穎達曰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　陸氏佃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與

案妻常居適室妾常居側室此只月辰所遷耳疏引左傳反混姆衣服而對亦謂姆整潔其衣乃對以示敬耳非謂姆可服夫人内子之服也　又案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案賈氏新書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案銅謂律管太宰持升案新書作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案此將卜名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

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案新書作侍）王太子賈誼新書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劉向列女傳曰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案蹕跛同）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三條可補記文之缺備錄之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朝直遙反射天地食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之言承也孔疏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　陳氏澔曰儀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

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孔疏桑與蓬皆質素之物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孔疏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

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孔疏使其食子須有乳汁

故知時自有子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　劉氏彝曰男子生必卜求吉士負之以行接子之禮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明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天地四方是假桑蓬以申其志焉　方氏慤曰卜士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敬之至也保受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　陳氏澔曰宰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　輔氏廣曰醴士而不及射

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邪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通論孔氏穎達曰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　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案此止乳食之故止一人若師保則有三母　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畧也　方

氏懿曰桑非弓榦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取用之

見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陸氏佃曰嬰

兒多類乳母食母豈可不擇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

虛强氣　又曰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

以勞辱事也案適妾不可解且妾則何敵義之有　王氏肅曰以大牢

接待夫人　劉氏彛曰接者繼續之謂諸侯有宗廟

社稷人民傳付非輕夫人始生世子有繼續之道故

接引其子俾有立志　陸氏佃曰醴讀如字醴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賓一獻之禮（案士冠禮注亦以醴爲禮）

案接即下接子非接夫人鄭王皆誤也劉謂繼續則止可言諸侯世子與下凡接子統大夫士言相礙陸謂禮之以醴於義可通但即禮之以酒亦未嘗不可一獻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接子擇日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孔疏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别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謂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孔疏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知者以下云其非冢子明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用特豚四者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孔疏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與士同故云猶特豚陸氏佃曰曰國君世子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冢子也是以盛言之盡

其辭焉耳且推國君而逺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葢禮窮則同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案接子即上三日始負此又言擇日者或離生日數之或并生日數之擇其吉者朱子曰或記異聞也孔

謂三日負子之後又擇日似誤

異為孺子室於宫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為孺子室於宫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孔疏師慈保各有其事故知上士妻但乳食之此人君養子之禮

也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穎達曰此諸侯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　劉氏彛曰寛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恵則恩意浹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不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徳時其志意體其寒温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

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
保母之職也　方氏慤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
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
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則具故喪
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獨言慈母舉中
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　劉氏彝曰世子國
之根本弗正厥始終戕其性矣弗淑其習烏能正厥

性俾近於聖賢哉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傅也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丁果反徐大果反鄉去聲楣音眉

正義鄭氏康成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孔疏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午達曰羈孔疏儀禮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甾其頂上從橫各一相交通達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如養禮明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側室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　方氏慤曰角則耦羈則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陳氏澔曰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

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孔疏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恆在側室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與夫相對

辯正孔氏穎達曰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亦當然也

案妾以子見父於側室宜也若妾見子於內寢而妻見子反於側室可乎疑此是妻之正寢妻先復巳正寢待於房文不具耳故下適寢是往夫之燕寢

存異徐氏師曾曰楣棟下横木俗謂之楣枋

案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疏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檐為庪則棟為中脊楣乃中脊前後二架之横棟名朱子釋宫所謂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楣也徐氏棟下横木之說大誤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

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息亮反咳户才反還音旋辯音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

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

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

師子師也後告諸母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

案此亦入御而不言御尊妻不敢褻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夫對妻言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方氏慤曰孩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咳　陳氏澔曰說文咳小兒笑聲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　案如孔疏則咳當作頦矣如方說則咳屬子如陳說則咳屬父但父引子頦父作笑聲而子亦笑其義通也或曰使之啼笑聽其聲即知其性情善惡而後名之妻對夫言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　方氏慤曰左還授

師順陽道也　陸氏佃曰夫曰敬有師妻曰敬有成帥之者父道成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辯音徧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孔疏此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四閭為

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孔疏皆周禮地官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丈閭之屬吏則有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案妻已適寢夫遂入寢同牢而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孔疏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以下妾生子見子之禮如始入室知此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孔氏穎達曰此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

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為人舅姑之端也

餘論陸氏佃曰據此閭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閭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王以委之自辟與　黄氏乾行曰命名即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

以應賓興皆始於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朝直遥反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孔疏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注云褖衣者謂子見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人君見世子之禮前

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陳氏澔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存疑鄭氏康成曰凡子生皆就側室　陸氏佃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可知

案賈誼新書曰帝見世子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記有國君世子生無天子世子生亦録之以補其闕　又案君世子見於君之路寢庶子見於側室則

君之子非妾出者見於君之適寢可知又此篇文重在適庶之辨不特妾子名庶子即同適出而非長亦謂之適子庶子而其禮不得同於適矣以適有繼世之責故特命之曰欽有帥若執右手則示之事咳之則示之愛人無不有事子無不愛者不嫌同也賈誼言天子之妃見世子亦親抱而諸侯世子乃世婦抱者避天子也大夫不世無嫌故妻親抱之非特以不抱尊夫人也若服則孔疏展衣為是既見子而入御

易祿衣何難孔知其非而不駁疏例不駁注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丁歷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寢君燕寢也案后六寢在內王六寢在外諸侯寢在外夫人寢在內此云外者對夫人之寢言非對側室言也若專就王寢言則又燕寢內路寢外

無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穎達曰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敕之辭　彭氏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

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

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通論方氏慤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

路寢可知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

孔氏穎達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

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

見於側室也妾之見子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

之妻見適子同
寀見子之禮世子於路寢適庶子於燕寢庶子於内
寢升降秩然又此經蒙上文妻生子而來其為夫人
之子可知鄭氏謂此適子為世子弟是矣謂庶子為
妾子非也蓋連言適者異之乎妾子也又言庶者異
之乎世子也若曰適之庶子云耳若此庶子果為妾
子則下公庶子一條為重出矣孔氏謂撫首咳名無
辭之事同因連文云見於外寢以斡旋鄭注然有君

賜名之衆子使有司名之即咳名之事亦不得從同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疏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臣先世子生名不改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為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陸氏佃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隠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癈二山

存疑鄭氏康成曰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孔疏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孔疏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

夫餘御餕婦餘若妾初嫁來夫婦共食此妾特餕今亦如之也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疏妾賤故謂夫為君　孔氏穎達曰此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妻見子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輔氏廣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特餕以寵

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
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其事也
通論陸氏佃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
也
案妻寢曰內寢則上外寢為夫寢可知妾所常居在
適妻寢房側室故於生子不容復言側室且曰見於
內寢明乎所居之非寢不與妻同也　又案漱澣夙
齊經不言何人以下公庶子準之則其妾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傅姆之屬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　陸氏佃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孔疏君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

存異孔氏穎達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

案就側室妾常居側室故就而見之與及月辰居側室者異也大夫之庶子猶見於內寢公庶子幷不得於內寢而於側室者大夫卑適庶子猶相近君尊適

庶子相去遠也諸侯庶子父在生母無服大夫父在為母大功義亦如此　又案天子之妃曰后其世子親抱之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諸侯世子見君不言授社稷於子諸侯社稷聽命於王非所敢專則夫人不親抱世子避王也大夫士妻抱子卑無嫌也鄭謂諸侯尊雖妾不抱子不教之驕惰歟又內官不過九御其秩賜有常如外官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之例四命以下未賜故有賜不賜之異而孔釋為君偏

愛韋不且以滛破義以私亂法乎恐不可訓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穎達曰此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
正寢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孔疏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孔疏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　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下食母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劬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陳氏澔曰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時掌反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食未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張氏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右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

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孔疏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既見乃食辟人君也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疏知冢子以下為天子諸侯禮者以上文適庶均見是大夫士禮此有食前食後之不同故知是天子諸侯也未與后夫人禮食先見冢子是急既禮食乃見適子庶子是緩其禮異 陸氏佃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也 應氏鏞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彭氏汝礪曰三月名子自諸侯及庶人之所

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焉

辨正朱子曰此説疑鄭失之冢記大夫禮而又别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案此一節通論命士大夫之見子及冢子適庶之别以補前義本文明言自命士以上不應冢子以下忽及天子諸侯也鄭謂適庶子同見以生先後見之則

庶子先生反先適子而見矣同見無別先後倒置聖人適庶之辨必不然也朱子謂見子或早不待三月彭氏謂接子或遲不及三日則接與見二禮本文言見不言接彭恐非也陸應之說益瑣而拘矣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於癸反鞶步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俞然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　方氏慤曰教以右手取其強男

女所同　彭氏汝礪曰同於言而唯直俞婉同於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孔疏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緣而飾之疑而未定故稱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異意同

辨正陳氏祥道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為帶特鄭

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

總論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後胡豆反數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襦又作儒袴苦故反肄以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名東西也案數謂十百千萬方謂上下前後南北東西凡物皆有名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兄弟以及器用鳥獸草木皆是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也陳氏選曰亦以防奢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孔疏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

之言方氏慤曰必請乃習不敢專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尚左手論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 方氏慤曰書周官保氏六書案周官保氏鄭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計即九數案周官注九數者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方程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通論方氏慤曰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行之出入固欲其讓也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出就外傅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矣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責以事長之禮若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之類　陸氏佃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馬氏睎孟曰以奇乘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曰文以始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　輔氏廣曰襦袴下服不用

帛然則上服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案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傅貴賤異與傳聞異與或原有不必拘者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熊氏安生曰勺用籥文舞之小者象用干戈武舞之小者　案朱子言勺即酌也酌之詩言於鑠王師似勺為武矣先儒謂惟清之詩為象似象為文矣禮言下管象左傳言象箾南籥象吹以管而舞以籥則勺之為武未可定而象之非武斷可知也）成童十五以上（孔疏以年尚幼故習小舞）大夏樂之文武備者（孔疏大夏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故文武備）內而不出謂為人謀慮也　孔氏穎達曰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博學不教者謂廣博學問不可

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藴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　程氏復心曰射有五案周官注五射者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案周官注五御者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方氏慤曰惇行孝弟前之教讓學幼儀孝弟之道已知之至

此惇而行之期於熟也

通論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閒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

案禮有六吉凶軍賓嘉而不別言之者冠昏喪祭鄉

相見士皆有之即宗廟會同顧爲小相未嘗不可習其禮軍亦於田獵習之也前已言始教之讓禮帥初學幼儀而此云始學禮者既成人乃有事於鄉國之通禮也樂兼聲容歌詩習舞皆於平日講究至於臨用則必因其時地而後施之故無荒謬僭越之患大夏爲六樂之一文武具備於既冠後所宜學者非必朱干玉戚而後可舞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孫音遜　去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孔疏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韓詩說三十受兵）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手陽也　孔氏穎達曰四十壯而仕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

為國也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方氏慤曰有室則有父道焉理男事者父道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志也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有命存焉從去在我有義存焉　輔氏廣曰博學不教内而不出獨善而已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善

足以及人矣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餘論程子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案三十而博學無方先王育才之深使之久而成四十始仕先王用才之嚴不使躐於進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婉紆晚反娩音晚又音萬枲思里反繭古典反紝女金反紃音廵共音恭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孔疏案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為婦功 案鄭注周

禮以婉娩為婦容此又分婉娩為婦言祭義言婉容婉非言也能言教之俞婦言已在其前矣則周禮注為當存此以備一義可也

紃條也孔疏紝為繒帛組紃俱條也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觀於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孔疏未嫁之前於廟外觀納酒漿六者於神坐故云

及女時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右手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　方氏慤曰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紃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衒右手陰也　方氏慤曰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

嫁之時矣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寀有故不特女遭父母喪也男親迎有吉日而舅姑

死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亦二十三而嫁也

通論方氏慤曰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

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故王

氏謂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而仕

推此可知　黄氏震曰朱子周禮九㨝辯惟稽首頓

首為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

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案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伏向地即為拜其勢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

總論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陰德習女儀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於兆民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